

上海  
風  
物  
画

836.1

14026

報告學集：

# 上海風物畫

谷斯範

上海風物畫

版權所有

著者：谷  
印行者：章

斯  
貢書局

蘭縣文清路三一七號

一九四四・一二

二〇〇〇

## 序

谷斯範

報告文學成爲一種文學形式在中國流行，還是近幾年來的事情。最初是夏衍先生的「包身工」被認爲報告文的範品，後來愛倫堡，A·史沫特萊等作品大量被翻譯過來，大家才對報告文學有了明確的認識。可是，也許中國一般文藝水準較差的緣故吧，成功的作品不多見；最著名的如長江先生的「塞上行」、「中國的西北角」，如其說是報告文學，不如說是通訊恰當些。幾年來，我寫過百多篇通訊，很少寫報告文學，集中所收的四篇，中間時間隔了七年，手法上也前後各異，我很慚愧，曾經做過戰地記者而不曾寫出一篇反映前綫壯烈戰鬥的比較堅實的作品。

事實上，我久已是個退職的新聞記者，現在能在這寧靜的山村裏寫這篇序文

，和從事我久所渴望的寫作生活，在個人講，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雖然，我並不希望這種生活過得久長，寫作告一段落時，仍想回到外面的廣大世界，回到原來的新聞崗位去。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許多事來：同事中跟我一道渡江「北征」的李洪君，沒有寫過一篇通訊，就死在皖北壽縣，他究竟被土匪所害，還是在戰事中爲僞軍所殺，到現在仍是個謎。不過收殮他屍身的友人，善意地來信告訴我們這消息罷了。高詠君也是「北征」友伴之一，後來聽說跑進太行山去了，去年戰事中被擄，一說已經犧牲，一說闖在北平敵寇的「俘虜營」裏。我離開立煌之前，把一部份新聞採訪工作委託給朋友杜沫君，僅隔一年，他也長別了這世界。兩年前從桂林跑到浙江，心頭是相當沉鬱的。不料剛到永康的第一天，碰上當地空前的大轟炸，行李全部炸光，性命險險兒送在離汽車站二三丈路遠的小山坡下。後來在義烏江一次不謹慎的游泳，被水浪捲進鄉下人叫做「龍潭」的漩渦裏，也幾乎死去。

敵寇佔領上海租界後，一時風聲極緊，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遭敵憲兵逮捕，（他現在雖由內山老四保出，依然受着監視）朋友們星散，我無法弄到「通行證」，冒險由我們叫做「魯海」的杭州灣外，搭帆船偷渡，回自己故鄉。不料所搭的是條貨船，裝了五千斤生石灰的過重的走私船，駛到一片茫茫的海上，船底漏水，生石灰遇水發熱，起火燃燒。船伙們在石灰粉的白霧中，閉着眼，把石灰蒲包投向海裏，但火却越燒越烈，搭客們哭着求菩薩，航海最有經驗的舵手，也失去了鎮靜，搬石灰的船伙們狂喊着：

「靠岸！靠岸！」

舵手只是失神地回寫：「辦法沒！沒辦法！」

帆船在「後海」行駛，全賴風向和水流，自己是沒辦法作主的。那最有經驗的舵手突然雙手合十，喊着：

「大王菩薩！保佑啊！……」

我被火光、石灰霧、黃濁的海浪，嚇昏了頭腦，躺在傾側的船舷上，一點力氣也沒有，總以為快完結了，但也不會死；四十多分鐘後火救熄，第二天早晨船駛到了對岸。

今年一月，由上海返故鄉，在滬杭車中，忽然被一個便衣的敵憲兵注意，全輛車中，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我和同行的三個年輕朋友身上；把衣褲和領帶，仔細用手捏過，又檢查鞋底與襪子。杭州下車時，扣留在車站憲兵隊裏。我們勉強能用日語應答幾句，審問時由擔任翻譯的「憲佐」——一個杭州人幫了忙，才逃出厄運。現在回想起來，真太危險了！我佩服那便衣憲兵的聰明，但同時也幸而他是個笨貨。我當時用的是假名，唯一作為依賴的「居住證」，早已在上海辦了遺失手續，是一張在戶口上已不存在的廢紙；像乞乞科夫購買「死靈魂」似的，我玩了套危險的空頭把戲，假如空頭把戲拆穿，也不可能坐在這寧靜的山村裏，寫這篇序文了。

我在一篇「我與寫作」的短文裏說：

「每當一個在戰地犧牲，或貧病中死去的朋友的噩耗傳來時，我總是想：『那麼我能活幾年呢？還有什麼事情是如今應該趕快做的呢？』在這種時候，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應該趕快完成我的寫作。」

這話一點沒有誇張，幾次嚐過了生與死間的滋味，死的到來有那麼倏忽而又容易，更覺活著的時候有早日完成寫作的必要；雖然寫出來的東西，未必有什麼價值，不久會隨着時代湮滅的，但眼前若對我們祖國有些少補益的話，我已得到莫大的安慰了。

「在中國作戰的朝鮮義勇隊」那篇，不能算作報告文學，爲了紀念「開羅會議」對朝鮮問題的光輝決定：允許解救朝鮮兄弟姊妹們的苦難，保證他們戰後的獨立。我特把那篇也譯在裏面，讓大家多知道一點被敵寇扶煞的朝鮮志士們的戰鬥史實，並遙贈遠在印度的老友韓志成君。

一九四三·十二·閏

# 目錄

|                  |    |
|------------------|----|
| 序.....           | 一  |
| 上海風物畫.....       | 一  |
| 荒谷之夜.....        | 三三 |
| 在中國作戰的朝鮮義勇隊..... | 六七 |
| 斷了軌道的列車.....     | 九一 |

# 上海風物畫

## 一、跑馬廳外景

到過上海的人，誰都不會忘記跑馬廳的吧！亞洲最高建築物的二十四層樓，英國式的金門 *Cott e Bar*，「東方」和「大中華」，回教堂式的「大世界」圓屋頂……現在還一切依舊嗎？一切都依舊！可是當初建築跑馬廳的人已經去了，跑馬廳的大門口，寫着以前所沒有的標語：

「狗與英美人不准入內！」

週圍攔着鐵絲網，站着矮壯的日本憲兵，插着塊「競馬場憲兵隊」的木牌；還有電話號碼，說明着誰遇到了恐怖事件，可以立刻打電話去。彩色的漫畫，貼滿

了灰褐色的圓臉，在這裏：邱吉爾是個大顆的憂愁的老人，坐在地上哭泣；因為「威爾斯親王號」被炸沉了，英國已失去了在遠東的一切。羅斯福的頭頸被日本兵扭住，快要被拋到地上摔死。標題是：

「沙羅門海戰的結果！」

傍邊瞥着幅十二至十五英尺高的油畫，畫着東鄉元帥，站在甲板上，指揮海戰。真正指揮南太平洋海戰的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已經被擊斃了，為什麼拉出日俄戰爭時代早已故世的東鄉來呢？說明是這樣：東鄉元帥是日本海軍的創立者，這幅畫是紀念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海軍節」的，旁邊還加上四句歪詞：

「日本海軍 天下無敵

攻無不克 見敵即滅」

在我們中國語法裏，「見敵即滅」，可作自己被消滅解。搭一路、二路、十

二路電車經過跑馬廳的中國人，都莞爾笑了。

「恭喜你見敵即滅！」他們私語着說。

可是全上海大店鋪的玻璃窗上，都貼着同樣的紀念海軍節標語。沙遜、哈同費了巨額金鎊，在外灘、南京路所建造的大建築物，也沒有逃過這命運，那些建築物，早已成爲日軍「管理」的「敵產」。昔日的主人，關進「集中營」去了；代替他們的是戴近視眼鏡，留短鬚的 Tadano，在高貴華麗的大門裏進出，有時從一陣急促響亮的木屐聲裏，還可看到蝴蝶似的日本女人的倩影。

## 二、散點式的「集中營」

在我們中國，有一句「投鼠忌器」的成語，這句話，日寇拿來靈活的應用了。爲防同盟國空軍的轟炸。他們把作爲俘虜的英美僑民關在公共租界、虹口、滬西，散點式的「集中營」裏。破舊、窄狹的屋子，幾百個人拘禁在一起，屋內還

兵担任着警戒。絕對沒有跨出大門一步的自由。他們的財產，衣物，都已充了公；在進「集中營」之前，有的僅僅穿了襯衫，最幸福的總算被允許把「西恩」或「阿媽」的鋪蓋拿來自己用。據上海日寇當局發言：他們以最大的「仁愛」寬待着俘虜的；允許他們看報閱書，供給精美的飲食。其實看報是看日寇主辦的「字林西報」，閱書也以「上海日本海軍報道班」供給的宣傳書報爲限；「精美的飲食」永遠是馬鈴薯白菜湯，攪玉蜀黍粉的麵包和一杯茶。在南陽路的一處「集中營」裏，有一個姓葛的老差役，是我舅父家的鄰舍，我幾次賄賂他，想詳細的明白裏面的情形；可是他不懂英語，他告訴我的僅僅是一點浮面的東西。說他們像個餓鬼似的喫麵包，常常担心被憲兵打耳光，「坐黑牢監」是常有的事。

「最有趣的是，」葛老頭微笑着說：「他們不認識白虱，以爲是什麼蟲爬到他們身上來了！現在認識哩，誰的身上都有了白虱，袒了胸捉虱，一點不以爲羞！」

在他們未捉進「集中營」之前，生活也並沒有好些。以前的工部局總董樊克令，窮得身邊只有幾張一元的「儲備票」，一次搭法租界的電車，爲一張一元的破鈔，被拉下電車；他在法院對法商電車公司起訴，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結果是樊克令敗訴，還罰了錢。哈同的幾個養子，爲爭奪遺產，在香港英按察司署涉訟很久；現在一切解決，遺產歸日本政府，哈同夫人死的時候，幾乎弄不到料理喪事的費用。日寇特別感激的是僅次於哈同的上海第二富翁沙遜，他的「沙遜大廈」是外灘的優美建築物之一，漂亮的Palace Hotel和Ciro舞廳，都由日本人在樂意地享用。

### 三、銀幕上的「鴉片之戰」

據說「復仇」是日本武士道美德之一。菊池寬的小說「復仇的話」裏，鈴木八彌爲復仇，十七歲時離開了故鄉的讚州，到二十一歲時才尋到仇人前川孫兵衛，

孫兵衛早已是個無抵抗力的富人，鈴木八彌依然在刺根川殺了他。而石川達三的「未死的兵」裏，那個隨軍懺悔和尚，一味提了戒刀，胡亂殺中國平民；像那種和尚，是全世界任何民族裏所找不到的。但他們的理由很堂皇：復仇！這樣一看，日寇當局的公然鎗斃美國空軍俘虜，無理的虐待被俘的英美僑民，也不足爲奇了。

他們在努力挑起中國人向英國「復仇」的情緒，以巨額款項支持着「中華民族反英美協會」，用電影、漫畫、說書、通俗小說、巡迴演劇各種方法，引起中國人對英國的舊恨。「中華電影聯合製品廠」，日寇和偽方合辦的電影事業托辣斯：今年第一部巨片，是化了三百萬元資金攝製的「萬世流芳」。內容描寫一八四〇年的「鴉片之戰」，盡量誇張了喬治義律 George Elliot 和柏麥 Bremer 所率領的英軍及印度兵在中國殺戮的情形；把中國人對日寇的憎恨，多方設法的移到英國人身上去。演員有袁美雲，高占飛，李香蘭等，在上海他們算是第一流的明

星，所以這部片子相當吸引觀衆。跟「萬世流芳」同樣吸引觀衆的是日本歌舞影片「萬寶歌舞團」。繼影片之後「萬寶歌舞團」作爲「親善使節」到上海來了。在大光明毫無廢弛地登台，她們的粉頸裸腿，妖容淫態，一時瘋狂了上海的一些急色兒；可是一件意外的打擊，把那些來「親善」的姑娘們嚇跑了。

#### 四、壁上艦隊全滅記

五月二十七日，是日本的所謂「海軍節」。那一天，虹口的十多萬日僑，向倭皇舉行着遙拜禮，北四川路的「神社」和「海軍紀念亭」，充滿了「炮灰」和「寡婦」的候補者；「總力報國會」的巨幅白布標語，飄揚在虹口的每一條街上。

在租界上，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日本海軍節展覽會」。主持的是「上海日僑總力報國會」，「海軍報道班」，「上海領事館」，和偽方的「市政府」，「東

亞聯盟中國支會」，「中日文化協會」，地點在南京路新新公司，費了一個月時間的籌備，陳列了一千多件的掛圖、攝影、軍艦模型，和「戰利品」。日本自明治時代以來各種樣式艦隊的縮圖，所謂「夏威夷海戰」，「馬來海戰」，「沙羅門海戰」的「英美損失統計」，東鄉、大角、山本等「海軍勳臣」肖像，掛得琳琅滿目，並儘量誇張和捏造數字，想使來參觀的上海市民，得一個「日本海軍，天下無敵」的印象回去。

日本人最重迷信，在他們看來，「吉利」比什麼都要緊，尤其在「天長節」，「民治節」，或「海軍節」那一類的慶祝日。在會場裏，到處掛着紅紙條和稻草束。招待的人員，也擺出一付「親善」臉孔，極顯得文質彬彬，向參觀後回去的中國人，行九十度禮，和氣地說：

「阿里阿多！水沙意……」

但是，天不防，地不防；突然一陣巨響，兩個手榴彈結束了這「海軍節展覽